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乙〕元鼎元年

〔乙〕元鼎元年 蘇勸曰：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而改元，誤增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應得寶鼎之時。夏五月，得鼎汾水。

上

〔丙〕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初御

史中丞李文

人河東

湯治論殺之

上問變事從讀師

古曰。蹠曰。此殆安起湯心知謁居爲之陽驚曰。

文故人怨之。

謫居病湯親爲

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壓

足疑與爲大

姦事下廷尉謫

謂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

楊人爲
左內史。窮竟

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

湯約俱謝至

前湯獨不謝上

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以欲

見知故縱之
罪相

長史朱買臣王

上朝 齊人邊通 大邊

夫氏出伯

皆怨恨湯。三長史崇貴居渴右已而失官

守長史。湯數折之。敬怨相

欲死之乃與

大丞相謀使吏案

賈捕來

人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柏爲梁故名

作承露盤

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宮內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

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爲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

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饑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于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禁郡國鑄錢

孔

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裴徽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有上林鑄官辦鋗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非三官錢不得行

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

治裴是今甘肅廳州高臺縣

武威

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

郡

張騫建言

烏孫王昆莫

王之號名

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

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

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

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

持節副使將三百人多

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

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見前俱

安息

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

身毒

見前

于闐

見前考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今回部之和

羌之塔里母河河出葱嶺即葱嶺河又折而東匯于羅布淖爾即古所謂河源注于鹽澤者也

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

人馬數十四

烏孫多馬富人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始通于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

分至五

峰南北有大山南山即南祁連山北山即北祁連山

即于闐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東則接漢玉門

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爲西域門

陽關

在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

則限以葱嶺

在葉爾羌西南南北兩山皆其分支河西舊事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明一統志葱嶺高數千丈番名塔兒塔石打班

白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

本樓蘭後更名治扞泥

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

有前後王庭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後王治務遠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

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數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大澤無涯乃北海云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于渾邪故地置酒泉郡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張掖敦煌二郡張掖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譟音塵甘州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譟音塵

〔丁〕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饑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戊〕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注見前睢上亦曰臘邸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

親祠之

始巡郡國先是上祠五畤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謂調地祇之祀不爲神所答應

其令有司議之于是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謂師古曰以形高且如入尻體故名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滎陽始巡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

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尙公主方士欒大膠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師上敢方悔誣文成樂成侯丁義乃薦大敢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徒爲方士掩口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衛太子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竇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天士地士大通五利四將軍及侯帝又刻玉印授之曰天道將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體驗實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遂誣之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提持腕自言有禁方能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郡王獨以爲非周鼎上召問之蕭何對曰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鼎自出此天之所上曰善于是作寶鼎之歌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卒已是歲旦冬至黃帝得寶鼎以興漢乃漢寶非周寶也是歲旦冬至西朔得寶鼎是歲旦冬至黃帝得寶鼎乃爲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

使通言于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子衛太師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

竇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
梁帝天子地士大遜五利四將軍。及
又稱玉郎受之曰天監守

子道天神者爲天軍。天道者爲天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檻也。持腕自言有禁方能

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舊。溢謠之。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汾陰巫錦名錦巫得大鼎于魏睢汾陰本魏地。后土營

鼎增得鼎大異于衆

時羣臣皆言得周鼎者郊廟而王獨以爲非周鼎上召而問之。齊王對曰：「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王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鼎自此比天之寶也。」

上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子是作寶鼎之歌。

明日冬至黃帝得寶鼎是歲冬已酉朔旦冬至乃爲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

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禪又音黃帝采首山堦。鑄鼎荆山下。堦既成。有龍垂

胡禪下迎黃帝上騎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子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耳

乃拜卿爲郎。

後二年，炳候神河南，首見仙人跡，炳氏城上。帝觀性頗簡，得

母教文成五利平。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以兒寬爲左內史。寬爲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

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

貸。胡三省注：闊謂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追急之時。闊時不急徵收，與民相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

租課殿。課下下曰：賦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屬如葛繩者

相聯不絕。課更以最。縣上上曰：最上由此愈奇寬。

[乙]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上祠五畤于雍，遂

踰隴。縣三秦記：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見前北出蕭關。見前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既無亭候，又不徵候。於是誅北

地太守以下。

立泰一。前見及五帝祠壇于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冬至，親郊見昧爽。天

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是爲泰時，自是三歲天子郊見。

南越相呂嘉弑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四河平等將

兵討之。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建元時，南越太子要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鄧氏女，生子與。後娶齊嗣王立。鄧氏爲后，興爲太子。要齊與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故嘗與鵠陵人安國少

季通。帝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入朝，比內諸侯。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安國少季

太后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數勸

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

子許之

事在四年

至是太后與王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

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

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

漢使韓千秋及樛樂

即太后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

嬰齊長男越妻子建德爲

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急

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

嬰齊長男越妻子建德爲

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處

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

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

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樓船將軍楊僕

宣陽人

出豫章

前見人歸漢者皆越戈船將軍歸義侯嚴出零陵

漢郡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是

下瀨將軍

甲

人歸漢者皆越下蒼梧

今廣西梧州府是越馳義侯遺

亦越人發夜郎兵下牂牁

江

前見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秋九月嘗酎

嘗秋祭時直收反三重醡酒也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齊

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列侯

善酌陰中政已可笑者越無應以此

以令獻金助祭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之。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

月費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

獄自殺。

以石慶爲丞相。

封牧邱侯食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丞相慶，醜謹而已。

〔午庚〕六年冬，討平西羌。

後漢書：四羌傳。羌出三苗、舜竅之三危。河關西南羌是也。

先零羌

羌無弋爰劍之後，留居湟中者二十餘種。先零罕升之屬皆是

音偶與匈奴通合，衆十餘萬，共攻令居。

前見

安故

漢縣。注見前。故城在今蘭州府河

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陥。

史記索隱：在始興郡西北。始興郡今廣東韶州府是。

破石門

山名在廣州府

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犁旦，城中皆降。建德嘉之，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時帝將幸柳氏，至左昌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

遂分南越地置南海

治番禺今縣廣州府治

喜縣至汲新中獲得。嘉首以爲獲嘉辭。

蒼梧

治廣信今贛州府治

鬱林

治廣信今梧州府治

治布山今貴縣

屬廣西潯州府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時析置。

合浦

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時析置。

日南

治朱吾交趾下三郡

治布山今貴縣

屬廣西潯州府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時析置。

交趾

治高陽今梧州府治。音連受九真治音

鬱林

治朱吾交趾下三郡

今爲安珠崖

漢書治驛都地在廣東瓊州府瓊山縣

儋耳

元和志治義倫今瓊州府儋州是考珠崖儋耳元封元年始開拓帝時者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故漢書地理志不載

凡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

今貴州平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

君反殺使者

令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邛君筰君遂平南夷爲群

柯郡

治故且蘭侯邑

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駢之屬

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都爲越雋郡

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川宣帝時貴川富遠府西昌縣

邛都

邛都故城在今四川成

笮爲沈黎郡

治邛都四年會所居

爲武都

冉駢爲汶山郡

治汶江今四川茂州

廣漢

漢郡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是

西白馬

地名氏四年會

郡

治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

船擊呂嘉至揭陽

今縣屬廣東潮州府本漢置

以海風波爲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

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上有梅仙壇

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其將軍曰吞漢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

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江甯府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

浮海僕出武林

史記索隱豫章北接鄱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

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交道今江西饒州府餘

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

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

白沙

今浙江溫州府溫州府

千縣東北有武陵山

江寧府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

浮海

史記索隱豫章北接鄱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

王溫舒出梅嶺

史記索隱豫章北接鄱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

越侯出若邪

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

白沙

今浙江溫州府溫州府

樂清縣有白沙嶺上

水陸要衝

卷一 不 漢武皇帝

五

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
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于江淮間遂虛其地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鹽苦而價貴費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

太子太傅

〔辛〕元封元年

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

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在今歸化城西勒兵而

還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

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

注俱見前

西河

二郡治富

北河通典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

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爲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于橋山

聞黃帝上曰吾

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葬臣思葬其衣冠于東陵乎橋山注見前

乃釋兵還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爲御史大夫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

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尙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

說書相如封禪
詞虛以實見用
經亦從而固無足
謂之則生者所附

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注前見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

泰山

東嶽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經東北今稱爲宿巖山。復東北至碣石。注前見而還。帝東幸緜氏。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禮祭

中岳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二謂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奉邑，名曰崇高。

行至泰山。

山草木葉未生。立之山巔遂東巡海上禮八神。注前見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求蓬萊。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丈餘大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奉狗。晉書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詔見大跡，未信。及葬臣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

予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漢縣泰山郡治宋改奉高今曰泰安爲泰安府治

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壇火二尺高九尺其禮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符

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去病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山北爲陰禪泰山下阤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符

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去病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臣瓊曰：泰山東北阤古時有明堂，則此所坐者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爲

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

音管。專主之也。

天下

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弘羊爵左

庶長。

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粗衣稅面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

謂填星

日鑄土星也。

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星也。

明年。帝祠五畤。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即填星也。史記作族星。

王二年春。帝如東萊。

漢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

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上于是幸缑氏。遂至東萊宿。

居此地

王之都王險

卽平壤城。箕子故都。今朝鮮國爲平壤府。

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

寒。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

多。又未嘗入見辰國。

卽辰韓。韓有三種。

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闊不通。是歲漢

使涉何譙。

貴譙也。

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湞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

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旱。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

曰。天旱意乾封乎。

蘇林曰。謂天旱之于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于汶上。

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今泰安府南有泮河。卽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

制度。濟南公玉帶。

史記索隱。公玉姓。帶名也。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帶其後也。

上黃帝明堂圖。

中有殿。四面無壁。以茅壘。通水園。

宮垣。爲竈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治滇池今雲南府是。

初。上使王然于諭滇

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括地志。勞深。卽靡莫。非在姚州北。

同姓相

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

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乃以爲益州郡。賜

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猶夜
郎及滇受王印最寵焉。

以杜周。南陽杜衡人。

爲廷尉。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

候司。

讀作
伺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容或謂周不覆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上所是。

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

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西癸
〔西〕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

徐廣曰
即車師

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考通鑑。姑師作車師。蓋以
一國兩名。故互書也。炳目

以姑師爲樓蘭王名。
未知何據。今依漢書。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

當道苦之。攻劫漢使。又數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恢俱。

封侯。恢。恢。渾野
侯。侯。侯。于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

治朝鮮即
平壤城

臨屯。

茂陵書治東臨昭帝時。即今
朝鮮國城西南有臨屯城。

玄菟。

高治

句鹽故城在朝
鮮成興府東北

眞番。

茂陵書治晉縣亦昭帝時。今
朝鮮國城西有眞番城。

郡。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

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湞水西

軍亦未能破

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頤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湞水山與彘疑其爲讒聽令人毋持兵太子疑遂不渡湞水復引歸山還報

詠上乃

已彘破湞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

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爲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尼谿地名也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爲庶人

戊甲四年夏大旱民多渴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爲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